


經部

慈湖詩傳卷六

宋 楊簡 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音遂噎說文以壹得聲　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遠望茫茫似黍離離又似稷苗穗故曰彼黍離離耶彼稷之苗也行邁見之為之靡靡遲遲中心摇摇憂傷莫能去李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毛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傳曰鑿牆而棲曰塒爾雅釋宮云雞棲于杙為桀鑿垣而棲為塒郭云今寒鄉穿墻棲雞皆見詩杙橜也雞猶歸棲羊牛猶下來君子于役而不歸佸會也

括者羊牛歸宿之所必有檢括防閑朱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徒念君子終無歸期至是末如之何惟曰君子苟無飢渴亦庶幾爾毛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不可以言刺而況于王乎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無刺王之意衛宏不知道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心即道心故外推其説殊為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婦

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是詩君子遭亂相與隱遯仕於伶官苟禄逃責君子之所憂者懼其失道而已今既逃責可以無愧故樂也陽陽陶陶皆樂之貌孔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郭璞云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則簧似别器孔疏謂三器皆有簧非别器

也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而不言簧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鄭志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毛傳曰翿纛也翳也鄭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右手招我俱在樂官也招之者豈慮其未知而失期耶抑以其新進故導之耶敖者謂舞位毛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已本詩初無閔周之意乃衛宏自起意説相招為禄

仕亦在平時亦非此詩之情章句儒不知道率好穿

鑿不知日用平常之即道故曲推外說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其如字或作記者方音轉訛也　激揚其水勢力甚

弱雖束薪不能流令之不行者似之彼其之子不與

戍申彼子乃令之不至不往戍者也今俗亦有此等語與猶為也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故使畿民而民怨歟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歟久戍者怨歟抑久戍者思歸而怨因以譏王政之不均亦有令之不從不與我同戍申甫許歟東薪易於流行而今不能流之則其令非强大者以薪蒲為説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思歸心也楚亦薪之異名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云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孔疏云陸璣疏

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鑼之楊也尚書有吕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吕侯後為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又曰申吕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平王毋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

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簡思毛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言刺非申在今鄧州南陽縣呂在今蔡州新蔡縣許在今潁昌府為許昌郡即唐許州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

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補音脩式竹切釋名脂脯又名脩縮也莊子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亦式竹切釋文一作蓨歗息六切集韻吹氣若歌說文嘯从口肅聲又云籀文嘯從欠　爾雅釋草云萑蓷郭云茺蔚也李曰臭穢草也妻為夫所棄故以臭穢之草自況不見親於夫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茺蔚一名益母劉歆曰蓷臭穢即

茺蔚也谷中多水蓷生其中宜水之草也今遇旱暵則乾矣其修茂者暵燥矣初濕者今暵矣宜水之草今遇暵乾其失所之狀可覩矣曰遇人之艱難則知饑饉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又曰不淑則知士德之薄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毛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傳曰仳別也說文云歗吹聲也條者其歗音之長而似條歗啜者淚流下入口也詩中初無閔周之情衛宏

贅辭也惡不淑正也憂苦非邪也宏不達無邪乎正之道故多贅說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傳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兔有小人之狀雉文明比君子　按樓鑰云雉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

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罔察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小人得志而暇逸而君子罹禍患離麗也附麗于羅網其罹禍患似之君子以雉自比我生之初尚無所為言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願寐無吪寐而作訛謬之音則必寤矣欲無吪者欲無寤也寤則又憂苦矣無覺無聰其意同聰聞寐中有所聞則覺矣爾雅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

者也一物五名庸用也猶為也造也是詩憂苦無聊
雖有隱怨無敢著明是詩無邪孰非道心毛詩序曰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敗節容有此事序
多誤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詩之道心雖無此序
亦可而序文贅反足以亂道心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
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與藟釋見樛木緜緜蔓延不絶也葛與藟在河之滸緜緜不絶令也人而不如之故以況也人誰無過覬其終改令終不改終棄逺其兄弟反謂他人為父而親之亦莫我顧言其畧不相顧言其甚也尚不相顧何望其相親毛詩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

集注本亦作桓王桓平不必深辨其譏遠兄弟則明矣譏邪非邪雖怨而正道也觀揚之水序言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與此詩亦相應爾雅釋水云滸水厓釋邱云涘為厓夷上洒下不漘岸上滸郭璞曰洒深也不發聲洒即洗字為水所洗故深歟或漘之音而訛歟俗謂峻下曰漘不殆衍字釋親云晜兄也晜弟即昆字稱他人為母稱他人為兄而不親我何止於不親我如無我焉故曰亦莫我有不相聞不相

報知故曰亦莫我聞凡百尚不相聞而況於厚禮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補音踈鳩切按原本此六字脫　楚辭九歌蕭與憂叶又九嘆蕭與愁叶艾補音魚刈切按原本此三字脫　說文以乂得聲尚書乂用三德從作乂又時暘若漢書皆作艾無作牛蓋切者

熟觀采葛之詩朋友相好有如此者人情相愛相念之篤誠有此相好相念非邪非僻非道

而何毛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即道遂曲推其義以為懼讒既不知何世何人則意之而已意之而曲推穿鑿以為懼讒言之入亦可笑矣爾雅釋草云蕭荻李廵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按釋草云以下原本缺今從正義補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

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穴補音戸橘切說文鴥以穴得聲淮南子水居窟穴人民有室按原本脫此二句三畧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易林乾之咸曰三人求橘反得丹穴需之觀曰河水孔穴壞敗我室震之蹇曰蟻封戸穴天雨將集孔融詩猨穴與不窓叶　春官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大夫出封

畿内諸侯則加一等服子男之服或子男入仕王朝毳衣者乘車以出決男女之訟淫者雖畏而止息而情終不忘他日相遇相語有此詩人述而為之詩所以譏笑也故人傳而祇行官得而采之故曰詩無邪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菼蘆初生毳服内之青色如之璊玉赤色毳服内之赤色如之毳衣績裳繡有五色焉子謂毳衣而決訟者穀善也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故此詩謂生曰穀他日男

女忽遇而陳情曰豈不爾思畏子而不敢詩人敷暢其辭故又曰哼哼又曰如璊又曰不奔陳情之切有曰生則異室不得而合矣死必同穴以葬豈謂予言未必信有如皎日所以誓也夫人欲方熾故有此退而休止心自知非何敢形於詩言聞于外故人得而歌之為笑也周衰淫風雖流行而公論終難磨滅以人性善終不磨滅也是詩情狀非陳古毛傳亦不曰陳古獨衛宏序曰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治古無淫俗安有同穴之誓衛序非毛傳曰檻檻車行聲也啍啍重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嗟補音遭哥切按此三字原本脫 邊讓章華賦嗟與波叶阮籍詠懷詩嗟與河叶郭璞江賦嗟與阿叶陸機詩亦然施詩戈切按此三字原本脫 楚辭天問安施與伊何叶漢

高祖戚夫人歌施與何叶麥音黙國補音越逼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博古圖周南宫鼎光相南國周穆公鼎南國東國皆作或說文或邦也孫愐于逼切徐鍇曰俗作古䨼切玖補音舉里切說文正引此詩而讀如芑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子嗟放逐言子國著其世賢施施自適之貌言子嗟將自適于邱園之中矣將來食邱中之麥矣食其李矣初去朝未至邱中故曰將其來詩人留子之親故故貽我佩玖而別

也維親故熟知留子邱園有麻麥李古人亦有以一
字字者如顔淵冉有曰嗟曰國其字歟毛傳謂子嗟
子國則句不文後世未有以嗟類為字然古者名字
子賤子騫仲突仲忽則嗟亦其類爾顔回字淵又字
子淵則留子或果字子嗟子國是詩蓋惜留子之賢
而見退黜念之也衛宏序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懐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補音徒泓切按此三字原本脱易林臨之蹇手詘不便不能

伐檀便毗連切張衡南都賦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

本垂條嬋媛按南都賦以下原本脱將請也請音輕清而高者

也故立此字以寄音今方言有之毛詩序曰將仲子刺

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

以致大亂焉而詩無刺意是詩莊公所為也誠有不忍

殺其弟之意祭仲諫曰臣請除之故是詩曰無折我樹

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我云者親愛之真情也曰豈敢愛之其情實愛也今人實愛而曰不敢愛者每有是言曰畏父母畏諸兄畏人之多言此畏忌之心非慢易之心也夫不忍殺其弟之心畏忌之心此即道心而序以為刺近世蘇氏亦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與其後欲殺其弟之心而盡掩是詩之善不可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始亂始雜然其本心之正亦間見互出於日用云為之間三百

篇多此類天下是非二途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

魯桓大惡春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氓詩悔過孔子取

其反正之心聖人無私善無私惡平心是非皆以明道

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檀木之美而堅者懷思念也

祭仲之言誠有利害然有可思念者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狩補音始九切左氏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班固答賓戲孔終篇于西狩顔師古音守　道之不明久矣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月至日至者知之雖有子路子夏子張子游猶不知之而況於後世乎蓋道至易至簡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人心本體自善自正自無所不通日用無非道者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故夫日用庸平人皆不知其為道叔于田之詩愛叔美叔人之善心也道心也無邪僻之思也孔子

取此取此道心也毛詩序乃皆曰刺莊公大失本旨矣
大叔于田詩中曷嘗有不義之意惟不知是詩平正無
邪之即道心故外求其說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
人愛叔之善殊為害道豈無居人不如叔美且仁則雖
謂之無人可也言其不足道也無飲酒無服馬意同鄭
箋云洵信也疏引釋詁詢信也為證箋云服馬猶乘馬
也易曰服牛乘馬毛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
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以有兩叔于田故于篇目加大字以別之釋文云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襢本文作袒忌並如字下同弓補音姑宏切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皆作黑肱儀禮侯道

五十兮兮二寸以為俟中注云今文攺兮為肱左氏傳引古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兮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楚辭九歌兮與懲叶枚乘七發兮與潯叶　乘馬四馬也兩服兩驂共為四馬乘駕乘馬而田狩執持其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此而馬騁於彼侶之兩服馬居轅間軛下無舒縱之狀惟兩驂居轅外有舒縱之狀故曰如舞毛傳曰烈列具俱也鄭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毛傳曰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箋云獻于公所進之君也京人見叔禮裼暴虎曰請叔無狃狎切戒其恐傷女也愛叔之言也毛傳曰乘馬四馬皆黄驪白雜毛曰鴇爾雅郭注云今之烏驄疏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今謂之烏驄兩服中央夾轅二馬襄亦有上義堯典襄陵言水上邱陵也馬以髙者為美以最良馬為兩服又兩首昂舉故曰上襄兩驂在旁與兩服相次序微斜故曰鴈行忌者語助之音以字寄音而釋文音記者方音不同爾今惟當隨

所書而讀之叔善射其御又良罄盡也或盡力控止其
馬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皆言善御之狀兩驂在左右
如手皁臧也慢遲也罕希也馬慢矢發希抑叔釋掤以
覆矢矣抑叔執鬯以弢弓矣弢吐刀切春秋左傳云公
徒執氷而踞字與掤異音同氷櫝丸蓋即箭筩其蓋可以
取飲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毛詩序曰大叔于田刺
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序之非釋見
前叔于田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英補音於良切説文以央得聲出車詩釋文央央本作英英同於良切荀卿賦篇世英與彊叶離騷經落英與何傷叶九歌英與央叶馮衍賦英與洋叶張衡賦流英與朝陽叶古英雄之英英華之英皆為此讀　觀是詩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而其慢易不正可剕哥

惡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毛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與軸皆河上地名也介甲也矛有英飾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箋必曰異矛者以長短故得言重英鄭孔疏謂酋矛有二備折壞則惟可言雙英耳不可言重喬高也車建二矛長短故重累而高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

歸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
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鄭皆曰容好
則好上聲而陸德明呼報反非陶陶音揺則翺翔逍遥
之意而陸徒報反亦未安詩中叶韻亦不若是太拘或
平或側無定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而欲逺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
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侯補音洪姑切史記靳盧胡王漢書作候左氏傳童謠曰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易林師之井曰苑子妙才戮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為應侯張衡西京賦侯與抅叶揚雄觧嘲侯與驅叶董仲舒敘傳侯與車

叶柳宗元弔萇弘辭侯與圖叶其如字又音記春秋左氏傳曰彼巳之子邦之司直　是詩乃親見在位之賢者愛之敬之故頌其善也而毛詩叙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曰莊公以來固非有道之朝朝多小人而是詩乃親見非言古也次篇遵大路言君子去之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大夫羔裘如濡光澤之至也洵信也傳曰侯君也韓詩傳曰侯美也葢公侯伯子男皆美稱侯必有訓不可得而知大槩美稱也亦猶易直子

諒子亦稱其善爾舍沈書者反棄舍也見危授命而不變也渝變也毛詩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言甚武有力出則執干戈而衛社稷也晏和柔也以羔羊之皮為裘以柔為貴古者素絲以英裘此曰三英者所見三縫也皮之大者左右袖一縫而已并中前縫為三縫皮之小者左右袖各二縫并中前縫為五縫故羔羊詩言五紽五緎五總皆謂縫中之英飾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循也摻攬也袪袂也寁速也魗猶惡也好善也尽也遵大路以追留君子攬執其袪無惡我我欲君子遲遲其行不速故也不速則善也愛之而欲其遲留也毛詩序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止于思望而已直挽而遲留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加補音一讀居之切三畧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楚辭天問加與虧叶揚雄長楊賦加與夷叶一讀居何切楚辭九懷加與和叶七諫加與何叶張衡西京賦加與過叶魏明帝桐詩加與柯叶

女曰雞鳴矣士曰昧爽矣女曰子興視夜如何其及士興視則明星爛然以有星明

故寤寐儆明侶昧旦夫婦相警夙興也士又曰吾將翺焉翔焉弋射鳧鴈言語助也加之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之為言美而稱也夫婦同其樂也宜飲酒以所加鳧鴈蒋也與子偕老夫婦相好故言及此有琴焉瑟焉惟其所御莫不静好夫婦和樂不淫於色故覺閑静知子之所招來者其以雜佩贈之乎知子之所順協者其以雜佩問之乎知子之所愛好者其以雜佩報之乎夫婦同心好賢樂

善如此毛詩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自莊公以來國無道鄭多淫風故謂此詩陳古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說德而好色詩言翱翔弋鳬鴈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詳觀詩辭殊非陳古之情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瑪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府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

以納其間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
瓀玟玉有女同車佩玉瓊琚卭中有麻貽我佩玖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有女同車顔如舜英將翶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是詩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婉而
彰愛而忠追考時事則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
妻之忽曰齊大非吾耦也遂辭之國人惜其失大國

之助故作是詩而毛詩序謂國人刺之則過矣又謂見逐而後刺之益非此詩之情熟觀此詩則知之又曰忽以國人而名君大逆也又累篇言刺忽嗚呼痛哉惟孔子作春秋奉天道而筆削且孔子非鄭臣故可書鄭忽今此序曰鄭人刺忽則悖亂天常不可以訓毛傳曰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子忽辭齊而他娶雖美然彼孟姜尤美且有賢德之音惜其失大國之助隱然在中都猶好也見書禹謨皐陶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宜有扶蘇隰宜有荷華國宜有賢俊今不見賢俊乃見不肖子都喻賢俊狂且喻不肖毛詩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人方含隱不敢指切其君而序曰刺忽大悖也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爾雅釋草云荷芙蕖紅龍古其大者蘢郭注云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

高文餘爾雅疏引此詩遊龍為證張横渠曰遊龍紅草也其枝樛曲着土處生根如龍也釋文云橋本亦作喬董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也毛傳謂狡童昭公也斷斷乎無此義狡童猶狂且狂狡謂在朝之小人若以喻君則悖逆甚矣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樓鑰集載其解云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鑰論云民勞王欲

王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餐補音逡緣切按原本以上三字脫今補古詩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孳孳慮思遊賦餐與乾叶韓愈秋懐詩餐與前叶　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無乃大不道乎詈其君矣雖河南程氏猶同之葢

根本于毛傳與序之失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此狡
童謂狂臣擅命之小人也故不親君子不與君子言
不與君子食謂疏遠之不與廩禄也子謂鄭君也君
子不忘君憂其禍即至故不能餐不能安息也毛詩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强
臣擅權則不與賢者禄食者權臣非昭公也沒君子
愛君之善誣君子以詈君之大罪奚可奚可公子豐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説子山有樞子之衣裳宛

邱子之湯兮子皆指君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子謂鄭君也鄭君遠賢而近小人賢者退處而心不
忘君故作褰裳之詩曰子惠思我我則褰裳涉溱而
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君固自有他人為之任用
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卒直言曰狂童之狂也且疾

所任用乃狂妄小人爾諸儒未觀詩而先觀毛詩序與傳反以序傳病詩曲推强釋良可笑不思序傳之繆誤甚著甚多是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正已也詩中安有此情腐儒苦思或至迂僻亦猶左氏曰豫凶事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卷補音胡貢切離騷經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虞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毛詩序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觀詩意誠有之然今悔矣悔過之心聖人取焉而序總曰刺亂也則差矣此悔而作詩求復諧者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男親迎而女不從男不得已而退猶俟於門外也猶覬女之或從也今女悔縱未從而姑送之猶未至於深絶也昌盛也將猶送也先言巷後言堂

更韻也鄭箋云褧襌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
上加襌縠焉中庸曰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古者
衣裳中錦外絅風俗卒如此故雖衰世猶未變絅褧
音義同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今車駕而迎予則與
之行矣衣裳錦褧言衣裳已具飭今車駕而迎予則
與之歸矣婦人謂嫁曰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𫲎墠又有茹藘之草在其阪阪又有栗木焉踐行也行道之旁有家室焉其家室中之人女之所慕者而其不我即故有甚逺之嘆是詩女則淫矣而士則正毛詩序槩曰刺亂其半差矣毛傳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藘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坂大坡不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

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鄭有君子雖居亂世不從世俗所移國人喜之也而毛詩序曰思君子也詩曰既見非思胡何也夷平也亂世賢者多憂既見君子喜而失其憂故夷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因久不見之學子乃挑達于城闕之間於是追恨曰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思如此之切而彼乃若是耶毛詩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爾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責其忘已爾雅釋器云衣皆謂之襟郭注云交領方言云衿謂之交釋器又云衿謂之袸郭注云衣小帶疏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為

證此衿非襟毛傳謂領者取方言之交取爾雅之襟然襟非領乃袂也古謂之袵亦謂之襟衣所以交於前者以有袵也衣身前不交續以左右二袵而後交方言襟謂之交謂此也領亦因是而交而襟非領毛傳鄭注皆誤衿有二義一曰襟一曰帶然襟狹佀帶故因名欤毛傳曰佩佩玉也士璑珉而青組綬程曰挑輕躍違放恣鄭箋云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闕者謂於城之闕處置門其兩旁城土高而稍濶可

以登而望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微弱令不行也雖有兄弟心則相殘亦可言鮮兄弟爭國羣臣公族咸有二心維予與女二人而已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迋誑也納忠至矣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謂忽已死

亡而作是詩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盛雖則如雲之盛而我心不在焉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春秋有鄖國亦作郧漢中有鄖關 按援鑰云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

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注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强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縞衣綦巾我自樂之如荼亦言其戲多吾妻縞衣茹藘為飾雖芳麗不如東門之女而亦聊可與娛鄭多淫新棄舊有夫婦相與不替不以外色動心聖人之所取也而毛詩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詩中殊無此情顧命綦弁鄭云綦赤黑色是詩毛傳曰綦蒼艾色闉曲城也闍城臺爾雅釋宮云闍謂

之臺茹藘蒨草染色為飾鄭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陸好異多有此病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況舊音子徐反今從舊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漙本亦作團顔師古糾繆正俗云鄭詩零露漙兮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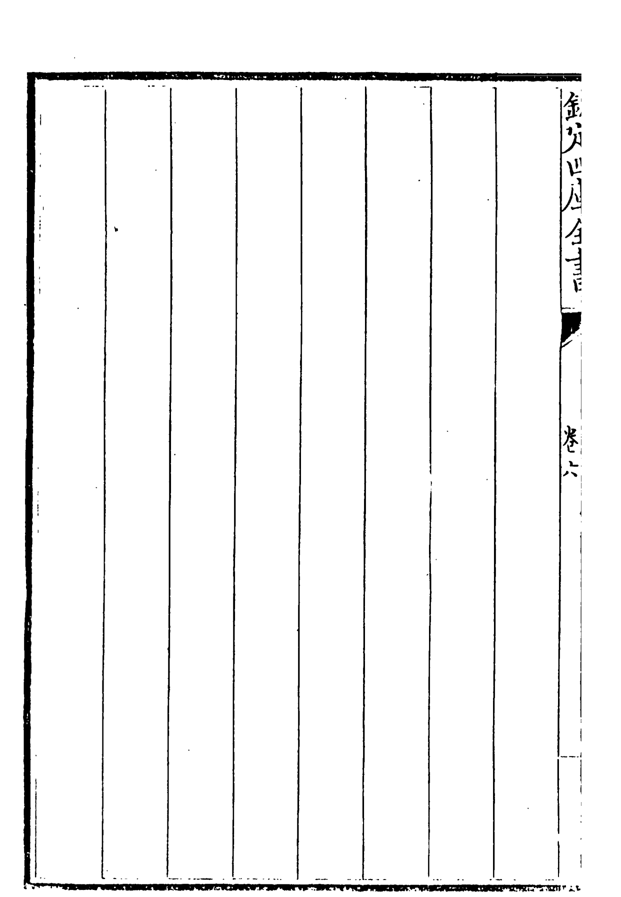
本有水傍作專亦有單字者後人輙為圓字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兖切　孔子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遽命有間顧謂子路子路如初孔子曰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毛詩序乃曰男女思不期而會審如序言則孔子豈敢以謂程子斷斷乎無是理蔓生之草露零其上

零落也溥者露貌葢當時所見相遇之樂視景物皆
樂故即所見以發詩詠之端凡詩言美人皆稱其賢
方言云目驢瞳之子曰旴或謂之揚其以瞳子多揚
動故名歟心相契合也鄭雖亂先王之澤猶未泯在
野豈無賢者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詩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傳云溱洧兩水名蕑蘭也訏大也衆殷也鄭箋云既已也洵信也將大也易曰風行水上渙水則渙散女曰往觀乎士曰既觀矣且語助語之止辭女又曰如此則往觀乎洧之外往觀不載女曰者意明省文也謂洧外信甚寛大甚可樂也士與女於是乎相謔其終贈之以勺藥伊猶彼也

相謔毛無傳鄭箋謂行夫婦之事殆未必然然士與女相戲謔如此已大亂矣故詩人刺之毛傳謂勺藥香草陸璣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毛傳亦多誤豈未見勺藥而意之耶今藥草勺藥其華甚美殆即此爾而無香氣將謔謂戲謔之甚也語涉褻也或疑是詩不正遂曲為之說不思士曰女曰詩人之辭也叙其事所以著其惡也刺之也非士女相謔者自作是詩也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潘原濬

慈湖詩傳卷七

宋 楊簡 撰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補音明謨郎切荀卿書昭昭乎其智之明與詳叶為天下明與忘叶契元王生昭明與商叶又引古詩如

雪霜之將將日月之光明楚辭夜皎兮既明與桑叶步列星而極明與方叶秦東觀刻石原道至明與陽叶會稽刻石追首高明與莊叶漢房中歌承帝之明與彊叶唐虞之元首明哉與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為韻周易其辨明也與長叶不足與有明也與剛叶徐邈楚辭釋音明音亡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正月詩視天夢夢沈重讀揚雄甘泉賦夢與繩叶太元遇首幽遇神及師夢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乃曰匪雞

則鳴乃蒼蠅之聲爾妄言以却雞鳴之告蒼蠅有聲則晏有甚於雞鳴時矣荒淫妄言以却告者東方明矣士大夫之詣朝者已昌盛矣乃曰匪東方明乃月出之光爾荒淫之狀益著蟲飛薨薨日出矣猶曰甘與子同夢是詩兩言子皆謂婦人君子偕老子之不淑子之清揚皆謂夫人也又曰彼來朝之士大夫行且歸矣會者相將之意歸則無久伺之勞庶不憎惡予與子也前言朝既盈朝既昌則士大夫來朝既久

其意已明故此言會且歸者其指來朝之士大夫明矣荒淫至於此極毛詩序歸之哀公容或有之但曰思賢妃也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則差矣諸儒不知序之不足盡信率以序解詩其有阻礙必至於委曲穿鑿牽合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還音旋閒補音居賢切漢書李廣傳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有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赤瑕駁犖雜𤥗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班固西都賦裒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張衡南都賦閒與顛叶曹植瑟瑟歌閒與阡叶韓愈孟東野失子詩閒與賢叶簡觀今京語閒之餘音亦有肩音儇許全反　毛詩傳謂還便捷之貌未

安還回旋也忽遭我於猺山之間於是子與我並驅從逐兩肩其初相遭未揖及並驅從肩乃揖我謂我儇兮儇駿捷之稱也茂昌皆謂盛也言氣貌之盛美之之辭也好美也臧善也猶好也毛傳曰獸三歲曰肩爾雅釋獸云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毛詩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馬漢地理志引此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

之間兮顔師古注云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韓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邱而相逢于嶩山也董氏曰考于地記嶩峱巙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崔靈恩集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然平觀文勢則毛詩謂還茂昌為貌是也孔疏曰士大夫聚説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然則班固謂為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止一家之說況多謬誤奚可盡從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臆

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於其間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況齊俗近於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儀亦美矣雖當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為惡無一事一為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諸儒不

知道故穿鑿而無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宫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為先見鑿甚矣士冠禮元端元裳黄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元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於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黄安知

非元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

懸紞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

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

者爾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

其精英歟尚者著之於紞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

鄭風言俟我乎堂亦謂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兮日始出之時也彼姝美之女子忽在我之室兮再言在我室兮者駭之而情深也履者以足躡我猶陳平躡漢王其意即通無俟乎言也履我使即之為淫也即就也此肆焉無所忌者也東方之月兮月始出之時也彼姝者子忽在我之闥兮闥門也履我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既入夜又不入我室此則或有所忌者此與桑中溱洧同作詩以刺淫奔也或在朝或在夜或在室或在闥刺彼故其事不一也

然履我即兮未必果即之也履我發兮未必果發也

毛詩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不刺淫奔而刺國之衰是長淫奔者之惡也本詩惟刺淫奔而序旁推其說衛宏不知道其作序率類此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名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顛補音典因切司馬相如上林賦長嘯哀鳴翩翻互
經天嬌枝格偃蹇杪顛漢童謠黃雀巢其顛與人叶
易林賁之豐曰採薪得麟大命隕顛噬嗑之未濟顛
與民叶揚雄元后誄顛與盈叶倒都老反　觀是詩
知公未明而召羣臣臣急趨之故顛倒衣裳日未出
而東方先明晞者又其微明未晞則益早矣公如此
勤於政者然失時失節乃輕躁狂妄如折柳樊圃焉
柳質柔細而以為圃之藩籬何益於事無足為禁也

又如狂夫瞿瞿然瞿瞿驚視之狀狂者驚視急於為
又何益於事哉晨夜謂早夜也不能晨夜言全不識
早夜若非太早而夙則太遲而莫矣大抵狂躁輕妄
之人忽急忽緩忽早忽夜皆不可測毛詩序曰東方
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
能掌其職焉公號令失時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遂
使挈壺氏失職刻漏錯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懐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補音雙踈工切按原本三字脱孔臧格虎賦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史記龜筴傳禍與福同刑與徳雙揚雄河東賦雙與東叶後漢語殿中無雙丁孝公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荀氏八

龍慈明無雙任文公智無雙綏如誰反從音縱畝一讀滿罪切古作晦說文以每得聲宋玉高唐賦畝與止叶楚辭畝與芷叶張衡東京賦畝與巳叶一讀滿補切易林歸妹之坤畝與暑叶班固西都賦畝與矩叶韓愈元和聖德詩畝與祖叶柳宗元招海賈文畝與覩𦐇叶 詳觀南山之詩其刺襄公鳥獸之行亦著矣南山崔崔有人君尊嚴之象言雄知其對雌狐之為獸多疑周易凡言狐皆取疑象襄公為鳥獸行與

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心愧沮而若疑又齊襄雖由魯道而歸身則在塗心則在魯愧慾雜錯發諸精神見諸步武有遲疑綏綏之狀故曰綏綏衛風有狐亦有疑貳之意有蕩者因道路平蕩以寓譏魯蕩然無制之意首章不言齊襄往而唯言襄公歸者明初往襄公之惡未成未明及歸則成矣明矣故止言其歸詩人於是致其譏曰既曰歸齊矣曷又懷之也謂其又懷文姜也葛屨至賤之物也五兩當是文姜與其姪

娣或從者共五人也冠緌居首之物所尊所貴者也今也與葛屨雙止非類而並處以尊而混卑則鳥獸之行又著矣據此則所亂又不止於文姜矣庸常也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為淫矣曷又極其縱放也從即縱字縱放之狀不可得而知據此可以想而知矣非謂常在魯道為可也言其縱之甚也首章曷又懷止其意同蓺種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以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衡橫縱直無別義既曰告止謂

文姜初嫁既告於廟矣曷又鞠止窮之不已也鞠之為言言鳥獸行而微其辭者也匪媒不得亦無明淫亂之匪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魯桓既得文姜矣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極猶鞠也毛傳謂齊子謂文姜既於是詩文古難通而載驅齊子發夕齊子豈弟尤難通齊人之詩言齊子發夕謂襄公則明苟謂文姜則文姜自魯發夕齊人何由知之謂男子豈弟則宜謂婦人則難至於敝笱所言齊子則謂魯桓不能

制文姜齊侯來淫而歸惟言歸者亦結證其惡齊人不敢預料其君於惡也詩稱君曰予固多齊君至是其體益輕故曰予亦為之隱也毛詩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爾雅釋詁云甫大也孔疏曰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

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無思遠人徒勞心忉忉爾遠人諸侯也遠人不難致此有德則彼至矣曰無思遠人則其君之無德徒勞可見矣如田大田徒勞無獲驕縱也桀桀出也維莠驕縱桀出則良苗不興不實矣婉孌言少年貌美毛傳謂總角聚兩髦也孔疏謂兩角丱然未及幾次見之而突然已冠弁矣此末章雖平言無譏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巳之意可見毛詩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

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環補音胡涓切按原本五字脫馬融廣成頌環與園叶曹植美女篇環與翩翩叶何晏景福殿賦環與源叶顏延年北湖應詔詩環與天叶鬈音權董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毛詩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

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傳曰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攷序及傳皆謂陳古而本詩辭情不然曰其人其辭指今非陳古也苟陳古則宜每章稱仁稱德而次章曰鬈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陳古之意蓋序傳以襄公之詩不應有美故曲推其說以為陳古以風不知詩

不可以次序觀不可以執一觀以鄭叔段之惡而兩叔于田之詩京人未嘗不説之以鄭清人文公之詩而次於莊公詩中盧令未必果襄公之詩果襄公之詩則叔于田之類也襄公雖無道而不聞其暴民故田而民悦之歟民悦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則齊有士大夫之賢者民悦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已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況於六經之大旨乎毛傳曰重環子母環也鋂一環貫

二也鬈好貌偲才也釋鬈曰好未安鬈其須之卷曲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鰥補音姑倫切楚辭天問舜閔在家按原本脱舜閔二字又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毛詩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致淫亂為二

國患焉此非魯桓時詩也何以明之魯桓公娶齊僖公之女文姜魯桓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魯桓雖嘗與齊襄會盟而文姜不行至十八年魯桓始與文姜如齊申繻諫焉齊襄於是通文姜魯桓謫文姜姜以告夏四月齊人殺魯桓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齊襄與文姜為淫之迹未至於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於禚四年姜氏享齊襄于祝邱已後之詩歟是詩齊人譏襄公并譏魯

莊微弱及文姜也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於魚梁鰥大魚魴亦中魚喻魯莊微弱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止齊襄之來致齊襄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不已也惟言齊襄之歸不言齊襄之往者齊人不敢預臆其君於惡及成惡而歸始形於言其意與南山同亦含隱矣魴雖非甚大之魚因鰥連文意在鰥也鰥魚之大見孔叢子衛人得鰥魚其大盈車鱮亦非甚小之魚欲易韻又鱮至不美之魚語曰網魚得鱮

不如啗茹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其從者如雲言
其盛如雨言其多如水言其疾驅也既見魯之無制
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釋魚云魴魾郭璞云江東
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邢疏云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遼東梁水魴特肥
而厚尤美於中國魴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
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夕補音祥龠切淮南子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彌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李興諸葛亮表閭之文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郭璞江賦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沱汜鼓之以朝夕陶潛自祭文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陸雲夏府君誄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

窮化四辰交錯　薄薄車行之聲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艱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云茀以韋靶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毛傳曰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魯道平蕩亦寓蕩然無制之譏齊君夕而發車趨魯道焉夕而發者亦有愧于中不敢朝發與孫炎曰驪黑也爾雅釋畜云騋牝驪牡是詩孔疏云駟馬皆鐵驪之色垂轡徐行之狀也豈弟樂易從容

之貌雖刺譏其辭婉矣其辭雖婉其譏實深彭彭盛貌儦儦衆貌翱翔遊遨垂轡皆從容俟待文姜及濡留不肯旋反之狀毛詩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嗟歎辭此嘆辭有美有傷昌容色之盛也孔子言文王之狀頎然而長抑繼辭也上言昌言長此又言揚故曰抑詩人言貌多言揚曰子之清揚曰清揚婉兮方言云目黸瞳之子盱或謂之揚葢目之精神全在黸瞳言人之美多在精神故多言揚此言君何之揚兮真美目之揚也趨蹌之巧趨步之有

儀也禮曰士蹌蹌射則甚善也臧善也朱曰名猶稱
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朱意謂人稱譽其威儀
技藝之美有名譽也美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威儀
習熟成就也侯即今之垛正即帖即鵠梓人為侯廣
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射人之職王五正諸
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士亦二正毛詩傳曰二尺曰
正外孫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蓋據爾雅釋親
而云魯莊公乃齊襄公時當曰姊妹之子爾雅曰展

誠也孌好貌言目之美也非勁者也選者鄭謂於倫等最上也貫者矢正中鵠貫而穿之也四矢乘矢也射禮必乘矢者鄭箋云象其能禦四方之亂反者射終而反其矢也射所以禦亂今魯莊射不出正而不能禦閨門之亂譏而婉其辭也毛詩序謂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贅矣失孔子之旨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

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補音服鼻墨切 按原本三字脫 易林困之中孚曰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繕織士冠禮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三句一韻 按士冠禮以下從韻補補入 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屨霜鄭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

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毛傳曰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按士昏禮舅姑殁乃有廟見之禮舅姑存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鄭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毛傳曰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即摻摻女手之人美好也要之縫褄也襋之縫領也使好人服其勞爾雅云提提安也凡辟當左左為卑右為尊宛婉娩柔

順之容也以象骨搔首名曰揥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夫本詩刺魏俗也刺魏俗之褊心也而序必推及其君以園有桃觀之其君誠褊嗇陋甚而葛屨之詩辭情不及其君衞宏不知道率為贅辭徒惑後學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鄭康成亦如之箋云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不釋殊異之義以其言大夫文義甚明無俟於釋乎集註序曰其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亦以此本為正惟他本毛詩序則曰其君儉以能勤苟以為君采則何為不以他官為比而獨以公路

公行公族為比乎毛傳曰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蕢水蔦孔疏云沮洳潤濕之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令人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以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言語助也鄭謂無度不可尺寸言美之至也美則無度矣但殊異乎公路凡為公路者不如是也豈有掌路車之官而采莫菜於汾水之沮洳乎是詩惟譏

公路公行公族而不及他官者大抵上無禮教則公族多不學文近君習君之儉陋寖至於采茹采桑不知其不可也英如舜英之英美如華也孔疏謂公路與下公行一也引春秋左傳宣二年晉事為證亦不甚明以後晉證古魏豈能盡同况毛傳三釋甚明鄭箋謂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其箋未必當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非掌從公之行也爾雅蕢牛脣郭

注引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陸璣以為今澤蕮郭氏所不取鄭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毛詩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巳音近韓毛記音不同巳音近

釋見崧高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殽者肉之有骨者也今儉而以桃實為殽過於儉矣儉美德也而過焉至於此甚知不得其道也知失其條理而至是也得其條理者雖不過儉而財用自豐失其條理者雖殽桃食棘而財用益匱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殽桃食棘國人以為善而智者以為憂憂其無政事而末流至於危亂也憂鬱而發於

歌謠歌音長謠音短不知我者謂我士君子也而驕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為驕也彼人是哉謂君所為是也子姑言之其說為何也其音如字其義自通他書作何居者亦當音如字其義亦通其與居蓋記音不同陸德明音基未安詩人於是曰我心憂矣其誰知之重言知之者誠寡也女蓋亦不思爾知此理者自古以來罕其人也汾沮洳之是非人猶易知園有桃之是非雖本自昭然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行於

國中亦以紓憂罔極謂責人無已也謂論治無有窮已無有畔岸也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是毛傳曰棘棗也廣韻曰小棗今所在有之小而圓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衛宏此序奚足以知此詩使宏居魏朝亦安能有所為哉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其言妄繆惟可發笑魏君儉陋若是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凡政事皆失矣忽云

德教曹不知類此序既不足以發明詩情徒為謬贅而諸儒率宗之何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巳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母補音滿罪切易林泰之否曰陟屺望母役事未巳

淮南子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經四時為紀蔡

邕崔夫人誄昔在敬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偕苟起切按淮南子以下原本脫去四十四字楚辭九辯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按原本儷誤作儼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太元親首次三失其體也次四賓主偕也餘見豐年詩　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而是詩毛傳曰無草木岵有草木屺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役者登岵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已曰嗟予子行

役早夜無有已時閔之也又戒巳曰上慎之哉今俗亦曰上役上番上陣卒曰獨當來歸不至永止于彼而不反也無止即無死之微辭也無寐閔其不得寐也無棄我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必偕戒之必與衆偕慮其以後期獲罪也無死謂其毋過于勇而必死也毛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皆詩外之贅辭也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乃天下之大道故為是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補音何甄切按原本三字脫揚雄太僕箴閑與愆叶曹植瑟瑟歌閑與然叶簡𦖟今京語䛂如此蓋今京語之餘音如軒而補音遂何甄則又過之矣還本亦作旋李翺荅進士王載言書作旋　釋文閒閒亦作閑字本亦作閒閒暇也惟有閒故寬暇後世以中間之間與閑暇之閒渾殽故假借防閑之閑以寄其音實非

古字采桑者雖閒暇然采者多故曰閑閑只十畝之間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行與子迴還兮泄泄猶沓沓也亦多也行與子逝往兮言此處迫隘不可謀居而他往毛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若曰國以無道致侵削則可刺惟曰國削小民無所居則不可刺矣况詩中本無刺國之意衛宏不知道是詩無他亦無邪詠而歌之必不感人邪僻之情莫非道者宏不達是故

外推賸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飱補音郤正釋譏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飱輻說文以畐得聲許慎凡輻皆讀如偪荀子引逸詩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易林蹇之中孚曰登山伐輻虎在我側簡寡廣額畐芒迴反簡疑輻芳逼切爾庶與今讀不異毋　檀木材之堅美者君子之美材似之有美如此而寘之河干是不用之也毛傳曰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

若俟河水清漣孔疏云河水性濁清則難待襄公八
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
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毛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貆獸名爾雅釋獸云貈子貆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
子名貆郭云其雌者名𤢺今江東呼貉為𤟹貅字林
云貅貍類貁謂之貅廣雅云貅貁也然則皆貈之通
名而其閒微有不同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孟子
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耕也中士倍

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小國之卿二大夫祿其稅十一則十夫之稅始當一夫之獲下士祿一夫中士祿二夫上士祿四夫大夫祿八夫䰟小國卿祿十六夫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稅今取三百廛爲三百夫其貪冒之狀著矣毛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孔疏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以稼穡相對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

散則相通釋文云冬獵為狩又云火田為狩鄭箋云
宵田曰獵釋文云宵田為獠郭注云管子曰獠獵畢
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孔
疏云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别故以獵為宵田此
對文耳散則獵通于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大田
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素即
今俚語所謂白即毛傳所謂空之義也毛傳曰輻檀
輻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云十萬

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孔疏云萬萬曰億今數然也
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
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
方百里於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
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秉把也聘禮注云秉謂刈
禾盈把是也毛傳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文
轉如輪所以釋淪也毛傳曰圓者為囷匠人注云囷

圓倉爾雅釋鳥云鶌鶋其雄鶛牝庳郭云鶉鶴屬今
曰鴽鶉爾雅疏云鴽即上云鴽鴾母田鼠所化者鶉
舊說云蝦蟇所化者也毛傳曰熟食曰饔秋官掌客
云公饔五牢侯伯饔四牢子男饔三牢卿饔二牢大
夫饔一牢士饔少牢說文云饔水澆飯也宣六年公
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
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孔疏云從夕
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鄭箋云飧讀如魚飧之

飧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毛傳熟食即魚飧鄭徒為異鄭亦有誤不止于是毛傳即非言飧盛禮飧牽乃生牢毛曰熟食正得夕食本義所謂飧盛禮亦以充夕食爾

飧饔魚飧初無二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則怨君可知也言碩鼠無食我黍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覩也碩大也大鼠謂君也貫慣也重斂葢三歲矣民積怨曰三歲重斂而民輒從之致其習慣而不已又莫肯顧念我於是斷棄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逝誓字之訛歟適樂土則得所矣德者施德於我也莫肯施德於我也適樂國而

得其直則居是國為不得其直矣益以明重斂之非理勞者閔其勞而勞之又莫肯勞我也誓將去女而適樂郊誰復永號於女之土乎永長也不勝其苦而長號也毛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若大鼠也據此末章則勞當如字有音去聲者乃後世欲别其義故特轉為去聲其實古不轉音一字自有二義文勢自明

慈湖詩傳卷八

宋 楊簡 撰

唐

蟋蟀在堂歳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歳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邁力制切按原本三字脱說文以蠆得聲許愼讀蠆如厲孔臧格虎賦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歳魏文帝述征賦邁與歳叶程曉贈傅休奕詩三光飛景王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歳皇甫謐釋勸邁與際與會叶蹶居衛反　釋蟲云蟋蟀蛬按原本三字脱郭云今趨織也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毛傳曰聿遂除去也陸德明以除居為去聲殆不必也凡詩叶韻不必平側同蟋蟀在堂矣歳其暮矣役車亦休矣今我

乃慘慘不樂日月除去歲事更新愈無休暇之時何為乎不從容自樂又告之曰但無已太康樂足矣謂無過於樂足矣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瞿瞿然憂懼終歲乎瞿瞿驚視之狀爾雅謂瞿瞿休休儉也爾雅徒因詩說言儉不詳觀熟思其情旨遽謂之儉殊不可者爾雅疎謬多矣此釋不可用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謂之儉乎東方未明狂夫瞿瞿亦謂之儉乎蟋蟀乃晉

國之士相警切之詩而序謂之刺晉僖公誤矣平觀本詩情狀昭然先儒倡説既誤後儒因之為序千載之下牢不可扳嗚呼孟子於武成猶不盡信而後世惟衛宏之序是從亦異乎孟子矣遂至於反以序病詩三章三言良士若諷晉君何得每以良士為辭擬人必於其倫人情之常也邁往也既思其居又思其外周思内外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不少舒徐乎慆過也滔滔而過也思其所可憂

足矣何為乎終歲不樂好樂惟無荒足矣良士休休

其心常樂無憂無懼休休正言瞿瞿蹶蹶反言作詩

協韻初無定式意所欲言則言其淺陋之士始拘孔

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蟋蟀見唐堯儉德之大矣故詩

序曰刺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

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唐叔虞初封曰侯故曰唐而先

儒以後稱晉故疑而為說因附會孔子之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為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

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慎讀栲曰糗杻女九反洒所懈反考補音考去九切按原本四字脱說文以丂得聲又曰丂音糗范蠡曰上帝不考時變是守易林困之巽皇

考與飲酒叶萃之井考與臼叶邉讓章華賦考與肘叶保補音補苟切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韓愈路常侍墓銘保與咎叶　甚矣夫率然興論之暗合乎道也夫他人有入室之狀為國者宜憂宜懼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馳其車馬考其鐘鼓曰鼓瑟者何也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臯陶曰兢兢然而堯舜垂衣而治帝庸作歌則堯舜禹之憂非憂悴無聊之憂也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豈能治國

家故有宛其死矣之漸有他人入室之證永日猶終日也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孔疏曰永日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可以永日是説謬甚學者惜寸陰學者百年如一日千古如一日奚永日之難度學不為已溺心文字故其陋至是毛詩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也於君言刺大悖餘得之觀是詩當得其意非謂果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國危如此奚可一日忘其憂但不可憂悴無聊爾如以辭而已矣豈不誤人國乎孟子曰説詩不以辭害志爾雅釋木云藲茎郭云今之刺榆疏引是詩為證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釋木云栲山樗郭云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疏引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此為栲者似誤也栲葉如櫟木皮厚數

寸可為車輻或謂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釋木云杻檍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也毛傳婁亦曳也愉樂也鄭箋云保居也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子落反襮字林方沃反沃補音㬨縛切其葉沃若徐邈讀六轡沃若沈重讀郭璞沃民讃爰有大野厥號曰沃鳳卵是吞靈膏是酌劉向新序夏民之歌沃與樂字蹻字叶易林震之屯曰揚水潛鑿使石潔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用此詩白

僕各切鵠補音居號切按原本此三字脱漢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呂氏春秋鵠乎其羞用志慮也高誘音浩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僣禮也大夫服之為僣知諸侯當服之也鄭箋云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毛傳曰鵠曲沃邑也

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白與黑謂之黼故鄭箋云繡當為綃毛傳曰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孔疏云繡是刺之故繡為刺名繡刺以為黼絲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為義曲沃欲并晉已有命令施行閒而不敢告人懼禍及已也毛詩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君言刺大悖也分國封沃非禮也國

人將叛昭公無德政也沃謀并晉大悖也是詩悼晉之昏惡沃之悖明民心之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揚之水説見王鄭二揚之水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是詩憂昭公也知彼沃之盛强昭公將為所并憂而作是詩也曰彼其之子彼曲沃也其情主晉也遠條

且之餘有不言之憂而毛詩序曰刺晉昭公也失本情矣大悖也序又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政者正也沃悖矣何政之有毛傳曰椒聊椒也孔疏引陸璣疏曰聊語助也崔靈恩集註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呂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梟氏為量鬴耳三寸其實一升夫其外三寸其中小矣毛傳曰兩手曰匊鄭氏箋云椒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

之實蕃衍盈升鄭意謂一團云爾一團如捄捄者卷
曲若圓之勢椒聚生成捄詩云有捄棘匕葢勢微卷
椒實成聚有捄狀古升至小去匊太遠殆周衰古量
寖廢而寖大歟無朋匹言曲沃事勢碩大無與為並
也常情言多過實率類此遠條言雖遠條亦蕃盛也
凡枝條之遠者多不蕃盛此言遠條亦盛喻沃之盛
大若是也篤厚也言桓叔施德篤厚也而諸儒獨謂
喻沃子孫之盛不盡本詩之情椒聊喻沃勢盛大凡

百盡舉之矣非止喻子孫曰碩大曰篤義不止於子孫之蕃矣且語助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芻補音側九反轉爲平聲則側鳩切韓愈鷂鷞詩力小苦易制價徵力易酬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補

音側九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引韓愈此詩作初尤切亦從平聲讀隅補音語口切轉為平聲則魚侯切易林候伺山隅與憂叶家在海隅與流叶揚雄反離騷或鼻祖於汾隅與侯叶補音語口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隅作魚侯切引梁鴻詩隅與休叶亦從平聲讀者據此則補音與韻補亦徵有異同抑必欲以芻隅協近字耶者補音掌與切史記秦瑯邪刻石無不臣者索隱音渚楚辭九歌搴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乎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王襃九懷天門兮地戶孰由乎

賢者無正道兮涵側懷德兮何覩司馬相如賦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易林離之剝曰從喬彭祖西過王母道里夷易無敢難者韓愈元和聖德詩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柳宗元牛賦或穿緘縢或實豆俎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薪楚畧同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薪之整整者說文謂刈草為芻綢繆纏束薪芻於野莫夜而歸見三星在天焉言其著明者不必指心指參也在隅謂

在天之旁角在戶謂人在室中見三星當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此男奔女見此粲者此女奔男見此邂逅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非初有定意也妻謂夫為良人粲者美女之稱不必三女而後為粲今夕何夕驚喜之辭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以無素具無以延之而以告人也亂世淫奔以為常故明以告人三章指事不同知非淫者所自作詩人叙其惡而刺之如桑中溱洧也而毛詩序言綢繆刺晉亂也國亂而

昏姻不得其時焉蓋毛傳謂三星爲參三星在天可以嫁娶鄭箋又謂心星毛公亦多差誤穿鑿不可盡信廣漢張氏亦曰若謂婚姻則不得稱邂逅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音瓊本作煢又作惸姓補音桑經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

以生得聲左氏傳公孫生亦作姓古鍾鼎姓作生漢童謡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高賢及大姓按原本印訛作卬避訛作壁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然今四明山之東凹地名曰杜其地杜花白以是得名然則曰杜曰棠通稱爾雅亦多差悞杕盛也其葉湑湑菁菁獨行於道者踽踽睘睘按原本二字脫無依無親不如杜枝葉相比之盛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為美也嗟行道之人胡不比焉意謂非親故不相比

也人無兄弟胡不相佽助意謂非兄弟故不相佽助明惟親屬乃相親相助毛詩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

爾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人維子之好

鄭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袖口曰袪鄭風羔裘豹飾又云邦之司直則知羔裘豹飾其袖卿大

夫之服也自以我為我人為人居居然無相親愛之意居居有倨之意居止也居居蓋嚴冷不相親之狀豈無他人可事維子之故故舊也其自乃祖乃父以來相依承之久而不忍輕去之歟究極也究究言其人我截然之極也言嚴冷無以復加也好舊好也是詩其家臣所作歟毛詩序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本詩辭情不然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詩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是詩惟憂念父毋爾初無刺時之情毛傳曰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鴇性不樹止爾雅釋言云苞稹郭云今人呼

物叢緻者為稹按原本緻字脫今補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釋木云栩杼郭云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孔疏云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毛傳曰盬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云蓺樹也孔疏云盬與蠱字異義同毛傳曰行翮也疏云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注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

粟皆好穀靡盬者不盡壞王事不盡壞以勤勞故也
故世以靡盬為勤勞無暇之稱惟勤勞無暇故不及
種藝黍稷稻粱今俗語云不能得藝稷黍既不及藝
黍稷則父母何所恃以為食嘗猶食也箋云曷何也
何時我得其所哉至于極則止矣曷其有極言無極
則勞役無已常平常也曷時復常也周平王常使虢
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其以晉
迫于王畿故王命行焉而有王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有華焉況生道左人所遊觀喻晉居五達之地武公始并晉國禮士方急故四方士君子悅之噬肯

適我噬決然之意噬物必決之故曰噬嗾決然欲來仕於晉國武公中心好之曰何以飲食之曷何也好士之情如此故詩人美之述之而毛詩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者蓋以生於道左疑其特生孤立之狀故起斯義而二章辭情大體不然殊覺有美之之意毛傳亦初無寡特之意亦有美意惟衛宏妄起序說蓋宏不思華生道左人必遊觀之情武公滅晉則罪矣而得士心此以

臣美君正也武公并晉二年而卒其勤勞禮士之心

宜未遽衰序差繆若此類多矣不可盡信道周周繞

回曲處也又周行亦道路之别名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

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

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婦人嫁而從夫所託者夫而已如葛生蒙楚必託楚

而生如蘞蔓于野必託野而生無楚葛何依無野蔓何託楚薪也陸璣疏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今四明亦有之謂之老烏服藤有二種有其子白者鄭箋謂所美謂君子也予之美者今亡此矣言其夫亡也亡其所依託故以葛蘞為喻亡夫則獨處矣誰與處乎言無人以伴其幽獨也息休息也夫亡則獨息爾誰與伴休息乎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誰與伴寂冷乎誰與

獨息誰與獨旦皆憂思其夫之情也必曰獨者寡婦義當守獨故每以獨為言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長也鄭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居墳墓也又云室猶塜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謂終當同穴祔葬也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此予美指其君也葢謂予所美愛者吾君也誰為讒言以侜誑吾君聊以彼通此則此予美謂夫也詩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夫本詩婦思其夫

也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說以及於君

焉既失詩人之情又失先聖之旨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茍亦無信舍旃舍旃茍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

言茍亦無與舍旃舍旃茍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茍亦無從舍旃舍旃茍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巔補音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音切王褒

洞簫賦嶺與根叶易林比之解曰耕石山嶺費種家貧隨之明夷曰日在阜嶺鄉昧為昏小人成羣信補音斯人切為如字下同葑音封　毛傳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黄首陽山名也釋草云蘦大苦郭璞注云今甘草也據毛傳則苓字訛歟凡詩音存字訛者多毛詩序言獻公好聽讒言夫讒言必為可采之狀無可采之狀則何以動其君讒言不一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蘦之甘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既

以甘誘之又以苦恐之則君無不從其終將痛攻善良其厲虐似葑之辛葑芥也其生于山者尤辛辣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詩人即所見以入詠山有人君尊高之象曰巔曰下曰東亦兼寓意乎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必隨依君意而入之歟詩人忠告曰讒言誠有甘苦可采之狀苟亦無據信舍之舍之旃之也然是也苟不以為是而舍之則人之為讒言者亦何所得焉無所得則

止矣茯苓雖生山中而深必掘地深入乃可取此言

采則非也況苦與葑皆菜則苓者蘦亦菜也故從毛

傳